

我是一名山东科技大学济南校区的普通教师，也是一名心怀热忱的民革党员。教育于我，不仅是一份职业责任，更是一场追寻光明的“弘道之旅”。讲台虽方寸，却是文明传承的烽火台，粉笔虽轻短，可书民族复兴的长卷。我想用三个故事，讲述我从教路上的思考与坚持，展现新时代教育工作者的“以微光筑桥梁”的弘道担当。

故事一：守正·薪火相传护根脉

作为一名专业课老师，我曾以为只要讲好自己的专业课就可以了，直到一次偶然翻阅孩子的英语练习题，我发现阅读材料都是反映美国社会生活和西方价值观的内容。“那可能只是个别出版社的问题。”我安慰自己，接着又翻开另一出版社的英语练习题，满纸皆是“纽约地铁”“硅谷创业”的故事。这哪里是语言教学？这分明是一场无声的“文化置换”。“大学的教材与练习题有没有被浸染呢？”带着这份警觉，我调研之后发现，从小学到大学，不只课外辅导书，连英语教材都出现这个问题。比如，国内某知名大学出版社的英语教材全书 96 篇阅读材料没有一篇与中国本土文化相关。我们的学生在英语学习中，正在无声地接受另一种文化的“洗礼”，我们国家英语教育中存在西方文化泛滥、中国文化缺失这个预警性问题。作为民革省委妇女和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我有责任关注青年学生的思想动态，也有义务去反映这个问题。我立刻行动起来，将调研数据化作一篇资政报

告，疾呼“英语教育须守文化安全红线”。这份报告最终被全国政协采纳，为英语教材改革的深入推进贡献了一份力量。作为教师，我深知：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文明的载体；课堂不仅是知识码头，更应是照亮文化根脉的灯塔。从那以后，我开设了一门公选课——《传统文化与现代表管理》。当学生们探讨“致良知与企业管理”时，我看到了文化

师者本色

我的从教故事

耕三尺讲台 弘人间正道

□ 济南校区 孔宁宁

自信的星火正在新一代青年学生的心中燎原。

故事二：力行·铢累寸量民生路

去年，《团结报》发表了我的一篇文章《用做科研的态度提升“言值”》。很多人问我：“做科研和写社情民意信息有什么关系？”我的答案是：它们都需要“较真”。就像实验室里不能容忍误差一样，资政建议中的每一个数据、每一句结论，都必须经得起推敲，它不只是“提建议”，而更像一场没有实

验器材却同样严谨的“社会课题研究”。

2023 年，为撰写济南“专精特新”企业调研报告，我与某主管部门“较真”了两周。当对方无奈道：“这数据我们都没统计过！”我坚持追问：“若数据失真，政策如何精准？”最终，这份报告被市委统战部《参柬》专刊采用，并获得市委书记嘉批，为市委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撑。有人开玩笑说：“你这劲头，

比发 SCI 论文还拼！”我却深知：实验室的误差尚可修正，但一份失真的调研，可能让千万民生期盼落空。这份责任，让我把每一篇社情民意都当作“大地上的论文”来书写；用学术精神开题，用科研方法解题。用高校教师的专业素养，为山东科技大学与城市发展的同频共振注入更多理性力量。

故事三：开新·架桥引脉兴城邦

教育者的担当，不仅在于传道授业，更在于让知识的星

火照亮城市发展的脉络。作为济南校区的一员，我深知这方校园不仅是山东科技大学育人初心的“红船”，更是融入城市肌理的“文化灯塔”，亦是助力驻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引擎”。为推动学校深度融入驻地社区，校区领导正在积极推进“科大历史之门”和“教育文化街区”项目。这不仅是校园环境提质升级，更是一场以高校智慧赋能城市发展的“双向奔赴”。“教育文化街区”项目的落成，将会把杂乱窄巷转变为青砖灰瓦的“创新走廊”，带动周边更多就业岗位，能与天桥区更多企业共建产学研基地。一滴水珠也能折射太阳的光辉，作为校区职工，我也想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在天桥区政协第十届第四次会议上，我递交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天桥区与山东科技大学校地合作的建议》，发言时，我提出“以文化街区为纽带，共享智力资源，共推城市更新”，得到大家的纷纷肯定。有人问我：“你一个普通老师，何必操心这些‘分外之事’？”我的答案始终如一：老师是连接学术殿堂与烟火人间的“桥梁”。这“桥”越坚实，学校的根系就越深扎于大地。若学者都困守书斋，谁来织就连接庙堂与江湖的经纬？教育，是一场永不停歇的跋涉，唯有躬身耕耘，方能不负浩瀚初心。未来，我愿继续执“弘道者”之灯而行；让每一堂课都成为文化薪火相传的驿站，让每一篇建言都化作时代命题的注解，让每一次俯首耕耘，都在三尺讲台与万家灯火之间，刻下教育者最真诚的诺言。



经管学院 李嘉和 / 摄

叶落 叶生

□ 安全管理处 曹立鹏

走在校内斑驳纷繁的落叶大道上，
秋风萧瑟，满地落叶，各色各形。
映现着，莘莘学子如一股激流，
涌向代表人生奋斗起点的课桌。
摊开书本，收敛心神，
如同一块块饥渴的海绵，
吮吸着来自未来的希望与憧憬。
闲暇间，放眼窗外，
人生起伏不定，
校园叶落，叶生。

许多年前，初建的校园内，
远山如黛，近处村落的炊烟袅袅，雾气升腾，
学子们三五成群，走在泥痕重重的新柏油路上，
一样的稚气未脱，一样的蓬勃向上，
哪怕此时的校园树木寥落，秋风肃杀，
一张张年轻的脸庞坚毅果敢，
带着对现实的振奋与抗争，
与发展变迁的学校共同砥砺前行。
从那开始的许多年，高楼次第矗立，绿植蛇紫嫣红，
仍是不变的叶落，叶生！

其实，我们和这个净土早已绑定，
是一个共生体，
一起萌生、成长、茁壮，根深叶茂。
及至今后离开了，
心总有一份起初的纯真留在这里，
当岁月美酒的酒曲，
酿出醇厚悠长的味道享受，
记忆中的萧索与当下的繁茂交互映现，
无非还是叶落，叶生！

原来，深秋不止是收获的季节，
更是编织回忆与骄傲、期冀与现实的织机。
学校是框架，我们就是梭机，
穿梭间铺陈出小球山下繁美如锦的一方蓝图。
太阳东升西落，星辰昼伏夜出，
我们共同越过高浪，驶向远方的征程！

其实，
人心深处的际遇，与岁月天地共情，
同样也是，
叶落，叶生！

云 梦

□ 储能学院 李赫霆

抬头看看，透过门窗，透过楼房，看看天外之天。你看到了什么？不必说目光所及空无一物，我之所见却是万象动人。这边，那纯白飞瀑自天际滑落，浩浩汤汤，却悄然无踪，只余下片片碎浪白花，引人遐思；那边，那层层相偎的山峦掩断天地，不轻蔑孱弱与柔软，而是自缥缈中勾勒出山体起伏的磅礴与山峰凛冽的锋芒。远处，那齐天的白猿从千百年的沉睡中苏醒，他将大半个躯体探出浑盖天穹，只一声怒吼，东边风来西边雨，此方暗渡彼端光明；再到近处，对，就是那最下的一点，那是水的柔情、山的连绵、猿的威严霸道杂糅一体——它幻化成个活灵灵的人。一点青白捏作形体五官，一缕清风作他掌中纸笔，山水猿鸣便皆入其手，尽归其心。于是，他飘飘摇着消散了——他荒唐地来，却也如此荒唐地走；来时是个痴儿，走时却是个经略天下的大人。莫要再说我心思奇诡，发了失心疯，应是你犯了傻而动了痴，望不见天地间轻薄的一层——那安详的云，你儿时懵懂时看到的，你少年轻狂时瞥见的，你成人孤寂时凝望的，那亘古的云。茫茫苍天陪着游鱼沉浮江海，陪着猛兽

出入丛林，陪着飞鸟穿梭山岳，陪着古今生死千万人捱过自己纠缠的一生——他记下了，他乏了，他沉沉睡去了。可是，他残余的不甘心的思想却猛然跃出，衍化成青白，再衍化成云，最终成了悠悠亿万年里存在过的万事万物。已然不存在的，作了人们眼中的无名无意、不可名状，而迄今尚存的，也要借着孩童清净的眼眸与啾呀的言语缓缓道出，有时还能从长者口中换取些溺爱的笑，与一句：“那洁白的不是他物，那是云。”

那确实是云，却也不只是云，而是万千新生的世界。天观了古今天下，做了梦，化为云，人观了飘摇之云，入了梦，有了独属于自己的世界。于是那世界自伊始至今终于有了重浊分明、日月流转，有了山水生灵，正气邪淫。此间悠悠，是非对错亦入了他人心境。

你不必言不知，那云自太初演变，到底只是一厢浮梦。可你要言传后人，云非无形之物，其中有大道藏。你终究要晓得，你观云时它亦观你，你终究要投身入那云中，一如祖宗先辈、众生万物，作那大舞台上的一枚卒子，也好叫此后千百代人打小观之，自上苍之云梦，养古今之是非。

优秀干部

（小小说）

□ 文法学院 武子强

么？”

郑理没有理会他，他的目光扫过我们每一个人，眼神里是他检查卫生时那种熟悉的、不容置疑的专注。那目光掠过后排窃窃私语的同学，扫过打瞌睡的人，最后，定格在我脸上，更准确地说，是定格在我笔袋那露出的半截彩色海报上。“必须清理一下。”

他说。然后，他转过身，没有走向后排，而是径直朝着我的座位，走了过来。

他走得很稳，手里的铲刀，在黄昏时的光线里，反射出一道冰冷的光。

我下意识地想合上笔袋，但已经晚了。他站在我桌前，高大的身影挡住了光线。他没有吼叫，只是像平时指出哪里不干净一样，用铲刀指了指那截海报。

“这个，是杂质。”他说。

我想辩解，但那句“它不该在这里”似乎已经成了真理。他左手按住了我的肩膀，力量大得惊人，将我死死钉在座位上。右手的铲刀没有丝毫犹豫，朝着我那藏着漫画海报的笔袋，铲了下去。

“刺啦”一声，笔袋的布料被铲刀尖端轻易豁开，里面的钢笔、尺子崩散出来，掉在地上发出脆响。但铲刀没有停，它撞上了笔袋里的铁质铅笔盒，发出令人牙酸的金属刮擦声，铅笔盒瞬间扭曲变形。

紧接着，那股冰冷而坚决的力量，穿透了所有障碍，抵在了我的胸口。最初是一阵巨大的钝痛，像是被沉重的铁锤猛击。然后，铲刀的尖端楔入了胸骨之间的缝隙。我听到了那种细微却清晰的、“嘎吱”的软骨和骨骼断裂声。

这时，疼痛反而变得模糊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身体被强行打开的、可怕的异物感。我能感觉到铲刀在我的胸腔里推进、翻转，就像他铲除墙上那块顽固的油漆一样，带着一种熟练的、探究般的搅动。温热的血不再是渗出，而是随着他抽回铲刀的动作，一下子涌了出来，迅速浸透了校服的前襟，那种温热黏腻的触感异常清晰。

铲刀收回时，刀头上不仅挂着笔袋的碎布和塑料碎片，还带着一些粉红色的、颤巍巍的软组织碎片，和暗红色的凝血块粘连在一起。他熟练地将这团东西从铲刀上磕到地上，然后用脚随意地踩上去，碾了碾，就像踩灭一个烟头。他低头看了看铲刀上残留的血液和组织液，皱了皱眉，似乎觉得不够整洁，又用刀面在我已经浸满鲜血的校服袖子上一抹。

“现在，干净了。”他对着我，也对着全班说。

然后，就像完成了一次值日，他走向自己的座位，坐下，将铲刀轻轻放在桌角，拿起笔，仿佛在等待数学课继续。

毕业离校那天，郑理是最后一个走的。他像往常一样，用手摸过窗台的边沿，然后关上了门。锁舌咔哒一声轻响，教室里最后一点与他有关的“杂质”也被清除了。

新学期，这间教室坐满了不认识的人。他们偶尔会觉得这间房特别安静，静得能听见灰尘落地的声音。

如果你问我后来怎么样了——我成了这间教室本身。也成了他穷尽一生追求的，那种绝对的、无瑕的、永恒的干净。

上高中的时候，我们班的劳动委员叫郑理。他最大的特点就是负责。

每天下午放学的大扫除，他总是最后一个离开。他会用手摸过窗台的边沿检查是否还有灰尘，会蹲下来检查地砖缝隙里有没有纸屑。我们都说，要是学校评选“最美劳动委员”，这个称号非他莫属。

高三上学期，学习紧张，大扫除渐渐流于形式。只有郑理依旧一丝不苟。他甚至自费买了小铲子、钢丝球，专门清理那些陈年污渍。有次我看到他正用力地铲着教室墙壁底部一块已经发黑的、黏糊糊的污迹。那是几年前不知哪个学生不小心溅上去的油漆，早已和墙体融为一体。

“算了，郑理，这弄不掉的。”我说。

他头也不抬，额上渗出汗珠：“不行，看着难受。这东西不该在这里。”

后来，那块污迹真的被他弄干净了，留下一小块略显斑白、但十分洁净的墙皮。我们都佩服他的毅力。

渐渐地，他的“负责”开始有些变味。他不仅检查卫生，还会检查我们的“思想”。看到谁桌上摆了与学习无关的闲书，他会一脸严肃地过来：“快高考了，别让这些东西占地儿。”有同学在自习课传纸条，他会默默走过去，把纸条收走，撕碎，扔进垃圾桶，一句话也不说。我们开始觉得他有点多管闲事，但碍于情面，也没人说什么。班主任倒是很欣赏他，说他“有原则，能扛事”。

高考前一个月，气氛压抑到了极点。一个周二的下午，最后一节是数学课。数学老师是个温和的小老头，正在讲解一道复杂的解析几何题。也许是因为连日的疲劳，也许是因为对未来的焦虑，课堂上弥漫着一种躁动不安的气息。有人在打瞌睡，有人在偷偷做别的科的卷子。我当时正望着窗外走神，心里盘算着晚饭吃什么，笔袋的拉链没拉好，露出了半截从漫画上剪下来的海报。

数学老师停下板书，转过身，无奈地叹了口气：“同学们，静一静，再坚持一下，就快讲完了。”

这时，郑理站了起来。他脸色平静，步伐稳健地走向讲台。我们以为他要去问问题，数学老师也有些疑惑地看着他。

郑理走到讲台边，没有拿粉笔，也没有看书。他面对着全班同学，用一种清晰而冷静的，如同宣布“今天该值日”一样的语气说道：“同学们，我发现，我们班的‘秩序’有点脏了。”

教室里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都愣住了。

他继续说着，同时伸手拿起了讲台上那个木质的大三角板，那三角板的边角因为常年使用已经磨得有些圆润。

“有些不该出现的‘杂音’，有些不合时宜的‘小动作’，就像灰尘一样，污染了学习的秩序。”

他一边说，一边用拇指拭着三角板的棱角，然后摇了摇头，似乎觉得不够锋利。他放下三角板，从裤兜里掏出了一把东西——是我们平时大扫除用的、那个他随身携带的、边缘已经磨得雪亮的钢制铲刀。

数学老师惊呆了，张着嘴：“郑理同学，你……你要干什



经管学院 李嘉和 / 摄

测绘学院 别永泰 / 摄